

## 第三回 義埋金憤志讀書 悲蕩產呼號驚宦

大廈原非一木支，欲將獨力柱傾危。  
癡兒不了官中事，男子要為天下奇。  
當日奸諛皆膽落，平生忠義只心知。  
端能飽吃新州飯，在處江山足護持。

話說梅公子獨自一個悄悄回家，一路上好不淒楚傷心。不幾日，到了家中，虛空排起孝堂，設個靈位，備些祭禮拜奠，放聲大哭道：「父親捐身為國，固已盡忠於朝廷。孩兒蒙恩撫育，未得答報於罔極。早失怙恃，出則銜恤，入則靡至，何造物之處我太刻也！不共戴之仇，何日可報？矢青雲之志，誓不俱生。冥冥之中，當必有以佑我矣。」哭奠了一回，恰徐魁也回來了，將買棺收殮、寄柩雲水庵的事，細細述了一遍。那梅公子哀痛迫切，苦志守孝之情，不必細述。

且說梅挺庵父子，平日不喜廣交結納，況世態炎涼，若梅挺庵衣錦榮歸，自然車馬填門。如今聞他死了，那些趨炎附勢的，誰肯來睬這個窮公子。連向日看管房產的家人，看見公子回來如此光景，也安身不牢，竟自別尋頭路去了。只有幾個道學老朋友，過來弔慰了一番。自此門庭冷落，正合了梅公子的心，正好杜門不出，潛心誦讀。向所遺薄田百畝，俱是秀水縣的水田，大熟年時，每畝不過收得五、六斗，兼連年水旱不均，錢糧也支持不來，那裡有蓄積餬口。虧了徐魁，在外做些小生意，每日趁得幾分，聊充薪水之費。梅公子只是用心讀書，那個貧字，倒也不在心上，將就挨過日子罷了。過了兩日，誰知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，忽然從天降下咸陽一炬，竟把這幾間房子，燒得乾乾淨淨。梅公子只抱得殘書數卷，此外並無一物餘剩，弄得主僕二人，走頭沒路。有一首詞，單道梅公子連遭顛沛的苦楚：

時乖運艱，困英雄這般。總有滿腹文章翰，難醫目下饑寒。指望災星退遠，誰知火德來垣。造物生才非易，故遭如此淹蹇。

右調《清平樂》

話說梅公子做人，最傲氣的。看他取這個表字，便見他一生為人的秉性，雖到此地位，他豈肯去吞聲啞氣，仰面求人。主僕二人，躊躇了一回，無家可投，無路可奔。欲待要到趙汝愚處棲依，又無盤費。即去亦未知他肯留不肯留。前後思量，不覺嗚嗚咽咽，哭將起來。正在悲傷之際，一個和尚走來，一看，大驚道：「呀！原來是梅公子，大相公為何在此悲哭？」梅公子抬頭一看，認得是園覺師父。遂拭淚將被火焚得罄盡、無處棲依的話說罷又哭。園覺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先老爺這樣精忠報國，不過遭得這幾間房子，相公所賴安身讀書的，今又回祿了。或佛天借此顛沛，磨勵相公的志氣。有二句話說得好：『不是一番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。』相公且休要悲傷，貧僧有一個計較在此，荒剝幽僻，盡可朝夕誦讀。」梅公子致謝道：「如今只剩兩個光身子，弄得一無所有，怎好白白攪擾佛家，於心何安。」園覺道：「相公說那裡話，從來天運循環轉，富貴輪流做，誰人保得無落難的日子。但恐服侍不週，相公幸勿見責。」於是園覺攜了梅公子的手，徐魁捧著書，一路閒話，同到寺中。正是：

卻到水窮山盡處，忽現山河大地來。

這和尚法號叫做園覺，就在西門外萬壽庵內出家，庵內只有四、五個僧人，雖出去應酬經懺，卻也多是苦修行的，不比別個寺中飲酒食肉之徒。這庵當初虧梅挺庵護法起造，園覺不忘舊德，一見梅公子落難，便慨然留在庵中，供給讀書，猶如見了親生父母一般。當今世態惡薄，忘恩負義，即至親骨肉也不肯，而況吃施主穿施主的和尚，也難得園覺這樣義氣。

且說園覺攜了梅公子的手，同至庵中，開了一間小房，卻也精潔幽雅，盡可娛目。中間掛一幅觀音大士像，一盞禪燈，一爐好香。側裡設一張竹榻，掛一條梅花紙帳。庭子內栽著些野草閒花。梅公子進去一看，卻悲中帶喜，感謝道：「多蒙師父厚德，好一個潔淨所在，正可讀書。」園覺道：「相公你只管用心誦讀，以圖大事。每日粗茶淡飯，貧僧自當支持送進，不必分心過慮。」梅公子再三感激致謝，園覺自出去料理不題。

話說徐魁，見主人有了安身處，便覺放心，將書放在桌上，復身再到回祿處看看，或有燒剩的傢伙木料，拾些來做柴燒也是好的。走不多幾步，正撞著了趙汝愚的家人周成。問道：「周阿叔，你從那裡來？」周成驚喜道：「正好，我特來尋你們相公，老爺差我送書問候。方纔到府上，看見被火燒得可憐。問近側人家，多不知相公下落，正在此憂悶，無處尋訪，不意撞著老哥，快些領我去。你們相公的命運，為何這樣不濟？」徐魁道：「周阿叔，不要說起，我們相公是一個嬌養書生，怎受得這般狼狽，叫我有力沒用處，幸虧這裡師父救星。」未及說完，早到書房門首。梅公子見了周成，不覺悲喜交集。悲的比往日見時，榮辱大不相同，喜的今遭患難，幸有故人相訪。急問道：「你家老爺可得知我家老爺的事麼？」周成道：「怎麼不知，半路上就聞得凶信。老爺一時悲憤，兼冒風寒，至今調理未愈。料相公必定回家，不能自來弔奠，特遣小人聊具奠儀，致書問候。不意相公房子又被火焚，遭此折挫。我今回去，若老爺得知，自然更增悲痛。」

說罷，解開行李，將書信並奠儀一封，雙手奉上。梅公子接了，拭淚說道：「何必歎要你們老爺費心。今日晚了，你且住在此，待我寫了回書，明早打發你去罷。」徐魁引周成到外安宿不題。

卻說梅公子拆開來書，看了傷悼他父親盡忠罹禍，次及安慰勉勵發憤讀書的話。又流了許多眼淚。躊躇道：「這個奠儀，論起理上不該受他的，但我今正在難中，只得且受此以救燃眉。」寫了回書，明早對周成道：「你回去多多拜謝老爺，當自保重貴體，不可因我過傷。」周成應諾。梅公子與他勞金一兩，再三不肯收，竟攜了行李而去。

不一日，到了家中，將梅公子房屋被焚、避難庵內，撞見徐魁引見的話述了。趙汝愚驚愕道：「你何不請梅相公到我家裡來讀書？」周成道：「小人也曾這樣說，梅相公不肯，道庵內清淨適意，權且安身，回去多多拜謝老爺罷。」趙汝愚嗟歎不已。拆開回書看道：

不肖年姪梅幹稽顙拜復老年伯大人尊前：言念樽酒徘徊，河梁分袂。欽年伯心托煙霞之芳蹤，堅貞高韻，痛先人身經世網之多愆，橫罹奇冤。我生不辰，零丁孤苦。晨坐忽感，則爪指亂爬，夜寢偶及，則涕泗被面。俯仰之際，哀憤俱生。猶以為數椽茅屋，百畝荒田，聊棲遲以樂饑，對遺書於手澤，孰知修補未遑，一炬遽燼。控首蒼蒼，何其酷耶！猿嘯未聞而腸枯，鶴鳴已絕而心死。

雙雙。喪家何投，窮途莫訴。幸遇萬壽庵僧，見此狼狽，頓起隱痛，暫托棲依。不禁搔首青天，未知何日得酬夙願也！承寵照拂，並賜奠儀，斗膽收領，感愧交集，援筆酸辛，臨風嗚咽。看罷，也掉了幾點淚，以後時常遣人問候，周給些盤費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梅公子正在難中，只得受了趙汝愚送來的奠儀，約有二十兩之數，卻是雪中送炭，不比錦上添花。便把一半送與園覺，又將四、五兩來，主僕二人做了些衣服。所餘的銀子，付徐魁做些生意，以助燈火之費。又虧趙汝愚不時差人周濟，因此安心發憤讀書，晝夜不徹。讀一回，忽然思量著父親死得慘傷，又哭一回。書聲的悲切，與哭聲的淒慘，連庵內僧人，朝夕聽了，也不知出了多少眼淚。自此夜夜早起，埋頭苦讀。住了一年有餘，連庵內佛殿僧房，未嘗走遍。原來這庵內僧人雖少，房子卻甚是寬濶進深，後面還有許多空房關閉著。

梅公子一日偶然閒步到後邊，靜悄悄獨自一個，口內吟著古詩二句道：「『曲徑通幽處，禪房花木深』，我住下有年餘，並不知後面有這樣清靜所在。」步了一回，見有幾間房都是關鎖的。只見東首一帶小廊，隨廊轉折，有小門虛掩著。梅公子推門步進，乃是三間小坐，木几竹榻，不甚修飾，自然雅淡，庭樹松翳，青草滿階。正在盤桓，見一對白蝴蝶，蹣跚而來，隨風墜落草內，良久不見飛起。梅公子恐受草內蟲傷，動個愛物的念頭，撥草尋覓，但見一塊方磚浮動。梅公子道：「奇怪，難道鑽入這磚底下去不成？」隨即揭起方磚一看，老大吃了一驚，卻是白燦燦光耀耀的一罈元寶。大喜道：「皇天憐我窮困已極，冥冥賜我的。」立起身來，作一轉念道：「這銀埋在此處，畢竟是園覺的私蓄。士君子當見利思義，豈可妄動貪心。況古來懸頭刺股，映雪囊螢，那一個古人，不從逆境裡磨煉出來的功名。倘日後奮翻青雲，安往而不得富貴。若圖目下之富厚，豈不礙日後之功名。遂決意不動，將方磚仍舊蓋上，復取些泥來踏得結實埋好，攜上了門，歸到自己房內。仔細想，那財是養命之源，卻是禍身之根。遂援筆作《銀賦》一篇，以矢志云：

屬西方之庚辛，合艮水以立名。德怨相半，貧富不均。造物賴以運轉，人民藉以滋生。窮酸賤士，驟得之而矜誇，浪遊子弟，輕視之而揮霍。披霜戴月，履危涉險，逐蠅頭之微利，探虎穴以何辭。一錢逼死英雄，幾文頓起饑色。有君而名之曰富，受奸惡之謀忌，來勢利之逢迎；無君則目之曰貧，親朋常恐其玷辱，神鬼猶弄其衰運。居官由此分貪廉，為臣由此辨忠佞。婦人為你而敗節，丈夫為你而喪行。吁嗟哉！世境代謝，天道何常。歎石崇兮安在，懷夷齊兮流芳。總銅山與銀壙，亦夕露而朝霜。是以達人神悟，哲人智藏。齊萬化於渺渺，等千慮於茫茫。感富厚之易盡，奮夙願而難忘。願堅志以自立，聊苦守以徜徉。

自此甘守貧苦，勵志發憤，並不提起此事。一夜讀到二、三更時候，閒步庭中。此時正是深秋天氣，月色倍加皎潔，不覺詩興勃然，隨口拈七言律詩一首云：

絳河清淺鬱難開，誰遣冰輪素影來，  
南北關山同顯晦，古今登眺幾悲哀。  
無人肯解劉琨淚，有客徒稱庾亮才。  
獨惜石頭江上月，年年空照雨花臺。

吟畢，佇立了一回，只聽得秋聲四起，蕭瑟驚人，觸著悲憤，不覺大呼一聲，星斗撼動，響應數里。歸到房中，放聲大慟一場，和衣而寢。只因這大呼一聲，有分教，梅公子恰如青龍與白虎同行，吉凶事全然未定。且聽下回分解。